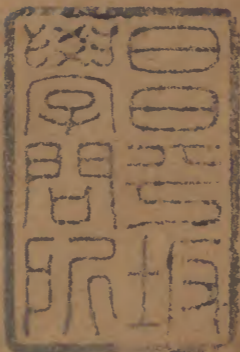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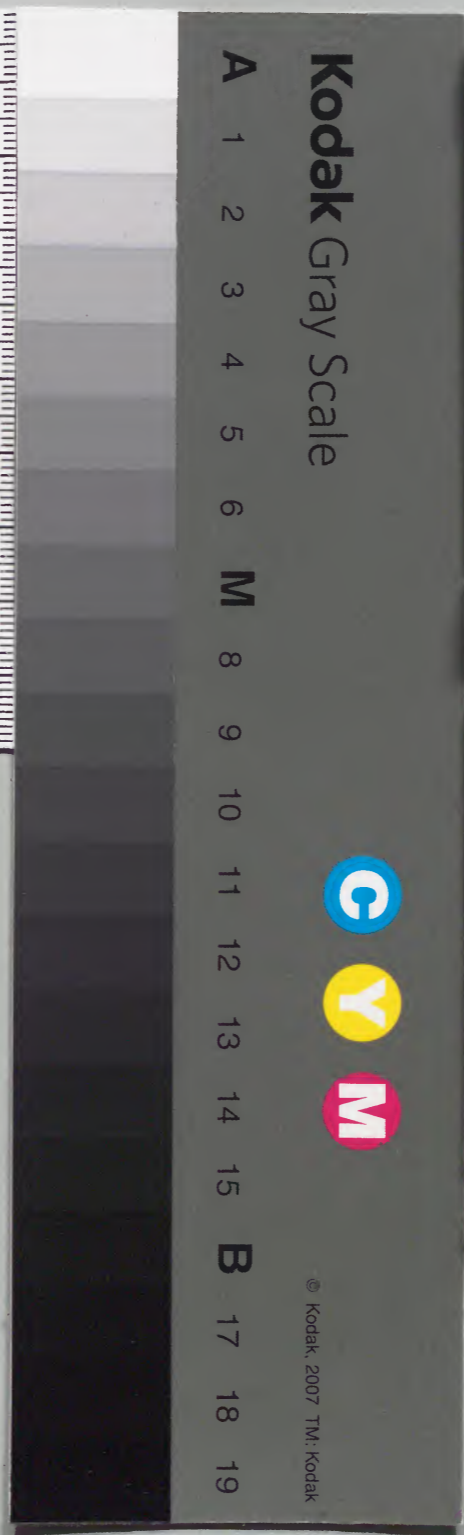
尚史

列傳



漢書門				
八	一	二	三	三
九	七	一	二	二
號	函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	書
八	一
九	一
三	二
函	架
六	五
二	二
冊	冊
番號	漢 8819
冊數	32 (4)
函號	286 88





尚史

黃帝諸臣傳

風后

風后者黃帝

天老封胡之相也

五聖大常

知命奢龍

規紀祝融

地典大封

常先后土附

風后

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收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以求之得風黃帝得六相而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

天地治神明至風后原本作蚩尤誤外紀明乎天道使為當時

大常察乎地利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使為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列傳

李管子漢書黃帝李法壁壘已定穿窬子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

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

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帝王世紀黃帝師風后風后善於

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春秋內事其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

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或以此十九字為經以下太公傳或總稱之

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

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

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

居中間總為八陳陳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

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

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

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

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

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

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

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

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

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從布

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

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

也風后握兵陰陽家有風后十三卷圖二卷漢書后土共工氏子

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國山海經共

力牧神皇直應龍

太山稽附

力牧者黃帝之將也蚩尤作亂黃帝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之擒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邱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帝王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令應龍攻之冀州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帝置之赤水之北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注應龍龍之有翼者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天

歲時孰而不凶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

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于路而

無忿爭之心淮南子兵陰陽家有方牧十五篇道家力牧二十二

篇漢書太山稽亦黃帝臣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抱朴子列子黃帝

夢遊華胥之國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蒼頡沮誦附孔甲

蒼頡者為黃帝左史論衡蒼頡四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

必歸六書外紀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或云蒼帝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伏羲前春秋元命苞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于是仰觀俯察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葬衙之利鄉淮南子史皇生而能書世本史皇作畫按此則蒼頡史皇為一人又為帝而非黃帝史也又有沮誦者亦為黃帝史眠彼鳥迹

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則衛恒又有孔甲者亦黃帝史盤

孟書者孔甲為之書盤孟中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七黃帝中

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垤雜家有孔甲盤孟

二十六篇漢書

鬼史區

鬼史區黃帝臣號大鴻漢書作鬼容區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

治民大鴻者即鬼史區也黃帝得寶鼎宛胸間於鬼史區鬼史

區對曰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

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鬼史區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史內經有

鬼史區對文多不載陰陽家有鬼史區三卷圖一卷頰冶子

一篇圖一卷地典六篇漢注並黃書帝臣

左徹

左徹者黃帝臣帝以土德王帝崩應地裂而陟葬左徹感思帝

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紀博物志黃帝

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

論曰黃帝之臣又有揮作弓牟夷作矢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歷

隸首作數雍父作春黃帝作旃冕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於則

履履黃帝作車骸作服牛共鼓貨狄作舟伶倫造磬本世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呂氏春秋岐伯作短簫饒歌古今注又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帝王世紀經綸草昧垂法利用何濟濟也時鄰遠古其勲猷軌度靡由備徵惜夫

黃帝后妃傳

嫫祖 女節 彤魚氏 嫫母

黃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嫫祖生昌意史記嫫祖生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其一曰昌

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帝王世紀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

次妃嫫母生蒼林人物表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甚醜而最賢心

每自退列女傳黃帝使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帝周

遊行時元妃嫫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為祖神令嫫母監護於道

以時祭之因以為方相氏軒轅呂氏春秋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本紀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哀雖惡奚傷

黃帝諸子傳

昌意 玄囂 苜龍 休 青陽 揮 夷鼓 蒼林

禺陽

黃帝二十五子曰昌意玄囂苜龍休青陽揮夷鼓蒼林禺陽餘

子無考外詳氏紀族志

蚩尤附 夸父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五

蚩尤者九黎之君也

孔安國路史蚩尤神農史記注之裔嘗稱炎帝軒轅之時神農氏

世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史周書昔天之初口作二后乃設建典記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

以臨四方司口口上天莫成之慶蚩尤乃遂帝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管子黃帝問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山之見榮者君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犯者罪死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孤之山發而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戟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按周書以為蚩尤逐炎帝而後黃帝殺之管子以為黃帝使蚩尤制五兵二說互異龍魚河圖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造兵杖威振天下黃

帝仁義不能禁天道元女下授兵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

以制八方黃帝內傳黃帝伐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

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又為帝製司南車當其前記里

鼓居其右又有元女兵法愈怪誕不載皇覽蚩尤冢在東平郡

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以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

帛民名曰蚩尤旗有鞞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與闕冢等

傳言黃帝殺蚩尤身體異處故別葬之又有夸父者黃帝亦使

山海經蚩尤所棄其桎梏是為楓木

應龍殺之山海經又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

少皞諸子傳

倍伐般

少皞子曰倍伐曰般倍伐處緡淵有水四方名曰俊壇般始為

弓矢山海經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六

顓頊諸臣傳

允格臺駘

允格臺駘者少皞之裔也少皞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顓頊嘉之封
諸汾川沈妣尊黃實守其祀

左傳

南正重 北正黎

南正重者系出少皞氏北正黎者系出高陽氏

尚書注重少皞之後黎高陽之

後重即羲黎印和

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

齊盟禍災荐臻帝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

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是也

其後三田復

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

國語

重黎之後

是為羲和

共工

共工者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

賈逵國語注共工生后土黃帝使為

先號者也

共工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

下國

顓頊氏衰共工侵陵諸侯與高辛爭王遂為高辛所滅

賈逵

顓頊諸子傳

窮蟬 稱

卷章 重黎 吳回 陸終 昆吾 參胡 彭祖 會人 曹姓 季連

顓頊生子窮蟬

按路史窮蟬父曰虞幕蓋顓頊之苗裔說見五帝圖

又生稱稱生卷章卷

句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七

章生重黎吳四大戴禮頴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餘並同世本

老童生重及黎山海經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

獻上天黎中下地國語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按此重黎

為二人而史與戴記合為一人誤又按書注重少皞之後黎高

陽之後是又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一曰

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風俗

終氏娶于鬼方是謂女嬪孕而三年不育重黎為帝嚳居火正

故其左脅三人出焉故其右脅三人出焉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國語黎為高辛氏火正以

四海故命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

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史記

帝嚳后妃傳

羲和 鄒屠氏女

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有神表後為帝俊

之妻帝俊即山海又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生八子謂之八英

拾遺世本帝嚳元妃有邵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

記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鄧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

訾陳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帝

帝嚳諸子傳

中容 季釐 帝鴻 晏龍 黑齒 禺號

台鹽

帝嚳生中容季釐帝鴻晏龍黑齒禺號后稷稷弟台鹽山海經

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又曰帝俊妻羲和生十日郭璞

注言生十子各以日名之注以帝俊為帝舜非是今改定詳見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氏族

帝堯諸子傳

丹朱 庶子九人

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帝王世紀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

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

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史記舜使丹朱居丹淵為諸

侯尚書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

帝舜后妃傳

娥皇 女英 癸比氏

娥皇女英堯之二女舜之二妃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帝王世紀

列女傳有虞二妃帝堯之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于

猷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恭儉思盡婦

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二女曰往哉瞽叟焚廩舜往飛去

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二女曰往哉格其出入從於舜舜潛

出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二女與舜藥浴注二妃死於江

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列女帝王世紀或曰二妃葬衡山水經注

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博物志堯之二女舜又娶癸

比氏舜葬于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禮康成注舜征有苗而

舜妻癸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癸比氏

帝舜諸子傳商均

商均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商均舜子女英之所生也商均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索隱注商均封虞在梁國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史記

論曰丹淵與薊無所聞陳國建矣亦瑣尾至田齊而後若掉大尾焉詩有之瓶之罄矣唯壘之恥丹朱商均其蒙壘恥乎

唐虞諸臣傳

義仲 義叔 和仲 和叔

義仲義叔其先曰重和仲和叔其先曰黎堯即位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

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義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義暨和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尚論堯侯四時之中命義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尸子造書歷數者義和子也山海經注義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堯因立義和之官堯既立義和之官後世遂以為國至仲康夏中衰義和氏黨后羿仲康命胤侯征之作胤征書傳

契 相土 冥附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契所出未詳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

因孕而生契古詩史記契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

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宋書符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

簡狄以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禘有元鳥墜卵簡狄吞之遂孕

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取吞之遂生契古

史考契生堯世舜始舉之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與宗婦

三人浴于川元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矣帝

堯之時契為司馬淮南帝舜即位契佐禹治水有功乃命契曰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為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

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

子昭明立世本昭明居砥石昭明卒子相土立史世本相土記作乘馬相土封于

商邱代關伯之後祀大火社預左詩相土烈烈海四傳至冥冥

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韋昭國語注為夏司空勤于官事死于水注

左傳禮寘勤其官而水死是也凡傳十有三世而成湯受命

稷公劉附

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

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弃之隘巷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

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

之因名曰弃弃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

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

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受禪命之曰

禹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于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

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史吳越春秋桑為兒時好

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糞稷黍禾粟麥豆稻各得其理堯

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

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后稷卒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間

之色乃拜稷為農師封之台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

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子曰黎蠶黎蠶生叔均呂梁叔均始作

牛耕經至不窋史以不窋為后稷子帝王世紀亦曰后稷納

合事理今按山海經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而

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子鞠卒子公劉立史公劉之後曰

慶節史記慶節國于幽○按詩篤皇僕差弗偽隄史記作毀隄

公非辟方帝王世紀公高圉國語高圉能率稷侯牟漢書作亞

傳十有三世而至大王

臯陶

臯陶生于曲阜偃地故賜姓曰偃帝王世紀字庭堅杜預左又曰即

一或曰名庭堅字隤帝顓頊之後人物秦本紀帝顓頊之苗裔

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栢翳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

家注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按此伯益即伯翳則大業為臯

陶是臯陶為秦之先然攷楚滅六蓼藏文仲曰臯陶庭堅不

祀忽諸是時秦嬴方盛滅氏何得云然且伯益暨夏禹臯陶

同為卿佐相與都俞吁咈于帝舜之朝亦不

得為臯陶子也以臯陶大業作二人為是

臯陶烏喙決獄明

白察于人情通白虎

堯時為大理

說文子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

制瓜春秋元命苞堯夢白虎遺馬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邱觀白虎上有雲感已生臯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于刑罰罪次始終故立臯陶為大理論衡觥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罪之疑者令羊觸之有罪觸無罪則不觸臯陶敬羊起坐視之○詭舜受禪命臯陶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九汝作士僻不經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舜老將讓位禹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佯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及禹受攝臯陶乃昌言于庭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

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
庶官天工人共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
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
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夜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
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
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

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
丕應僎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
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
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
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
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山
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
其念哉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
明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
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情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尚書
帝崩夏禹立以臯陶最賢薦之于天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其

後于英六或在許楚成大心滅之史記魯滅孫辰聞六與蓼滅曰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左傳

伯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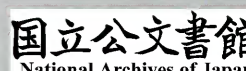
伯益索隱注嬴姓之先一名栢翳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同一名大費大費父曰大業帝

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墮卵女脩吞之生大業大
業少皞氏之後也左傳鄭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按

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費與禹平水土論衡禹

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已成帝錫禹元圭尚書禹
告厥成功謂以元圭為贄禹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
告成功于舜也從經為是

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女費



佐帝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帝賜姓嬴氏是為伯益舉以為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
史說苑堯時益掌馭禽尚益嘗戒帝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
記書刑德考益為司馬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
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惟時有苗弗率帝命禹征之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
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勿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
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替夔夔
齊慄替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尚書益受禪七年史記

作十禹東巡守崩于會稽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禹之
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孟子益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
去益而朝啟曰吾君之子也史記初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益死啟
歲善犧牲以祠之越絕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
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垂 伯夷 夔 龍
夔子伯封附

垂伯夷夔龍皆佐堯及舜即位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及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世本
伯夷
作刑垂作鐘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無句作磬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
 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
 成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王世紀夔放
 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天下大和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尚書禹臯陶稷契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
 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及舜謀于四嶽命臯陶為大理平民
 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共師百工致功益主虞
 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
 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史禹見夏記紀稷契

臯陶益別有傳彭祖見顓頊諸子傳夔子曰伯封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
 以鑑名曰元妻夔取之生伯封伯封實有豕心貪惛無厭忿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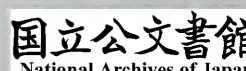
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又有八愷八元者

蒼舒隕數禱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八人者高陽氏之裔
 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杜預注此即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人者高辛氏之裔
 也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杜預注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此十

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左按八愷八元或別是十傳六人杜說蓋未必然



論曰世至唐虞燒藪斬害璞剖而罷成矣丞疑師保雍容揖讓于廷陛間蔚然廼猶可想見也

董父

董父颺君颺顓頊之裔昆吾已氏之別受氏為國者叔安之裔也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龍封諸醴川其後為醴夷氏左傳至夏孔甲前滅韋昭國語注

闕伯 實沈

闕伯實沈者高辛氏之二子也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堯不減遷闕伯于商邱主辰

辰大火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參水星也闕伯為陶唐氏之火正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左傳

唐虞逸民傳

壤父

善卷

許由

巢父

雄陶續牙

方伯陽 東不識 秦不空附

壤父年八十餘當帝堯之世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高士傳善卷者得道之士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呂氏春秋及舜舜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也不教而從不賞而勸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不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亂始此矣予立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次

字 間冬毛夏葛春種秋斂逍遙自得何以天下為遂去莫

知 許由者字武仲陽城槐里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

不 隱于箕山恬泊養性無欲于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

時人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耻聞之乃洗其耳呂氏

春秋 以天下讓子州友父子州友父曰以我為天子 又有巢

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古史或遺由

一瓢田挂樹間風吹有聲猶以為煩舉而棄之逸民高士傳堯

許由田不受遁耕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之色

堯又登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適其友巢父牽

犢欲飲之見由問其故而告之巢父曰子處高深誰能見子子

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游飲之由歿葬箕山

舍于家人人家藏其皮剝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剝是不知

計由者也帝王世紀堯以尹壽許由為師符子堯以天下讓巢

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是各有所牧矣馬用

喘喘焉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為也牽犢而去水經注箕

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

父還牛處石 又有雄陶方田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

之賢者嘗與舜游尸或有靈甫共七人

論曰世多傳堯以天下讓許由揚子法言曰或問堯將讓天下

許由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于世而已矣允哲堯

值舜之重則輕于由矣好大累堯巢父灑耳不亦宜乎

四凶傳 驩兜 共工 鯀 三苗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

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

于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禱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
以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左傳渾沌者驩兜也窮奇者共工

氏也禱杌者絲也饕餮者三苗也杜預漢書絲顛顛五世孫帝

國語禱杌次于不山韋昭注禱杌絲也王世紀顛顛之子字熙

世本絲作城蔡沈書傳三苗九黎之後後絲及驩兜共工並臣帝

堯共工為水官康成書注絲封于崇謂之崇伯國語帝堯老曰疇咨

若時登庸放齊亦堯臣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

咨若子采采事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鳩聚僝見言方帝曰

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史記試之功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

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鯀哉帝

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

用弗成尚書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是舜言于帝流共工于

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博物志堯以天下讓于虞三苗之民非之殛鯀于羽山以

變東夷史國語鯀違命帝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淵越

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楚辭注鯀治水績用不成堯

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又曰堯長放鯀于羽山絕

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拾遺記鯀自沈于羽淵遂化為元

魚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政祭歸藏鯀死三歲不腐

剖之以呂刀化為黃龍韓非子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

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堯不聽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

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堯不聽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

堯之知舜之賢非難也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史氏春

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為城舉其尾能以氏道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卅

論曰放齊舉子朱驩堯進共工而稷契皋夔曾不得與乎二臣之口氣交類從所以見小人之朋也若乃嚚訟之質象恭圯族之情聖智若堯乃有以燭之不然則蠱淫于下而蔽張于上矣逮夫厲智榮夷紂忠崇侯是又自聖其聖自賢其賢比德而狎遂與之偕亡又其下已

夏諸臣傳

伯靡

伯靡夏之貴臣太康盤遊無度畋于洛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尚書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史記帝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寒浞殺羿于桃梧遂代夏立為帝襲有

窮之號滅斟灌斟尋而弑帝相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伯靡逃

于有禹氏收斟尋二國之燼殺浞立少康有窮遂亡帝王紀年

八年浞弑帝相后緡歸有仍伯靡奔有禹丙寅年少康生乙酉年少康自有仍奔虞甲辰年伯靡自禹伐浞乙巳年殺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按紀年少康生于帝相被殺之明年又二十年而奔虞又二十年而後滅浞夏凡中絕四十年

劉累

劉累者陶唐氏之後也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累懼遷于魯縣左傳

昆吾

昆吾名樊為巳氏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大戴記史記並封于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三

尚

三

昆吾是為昆吾衛昆吾為夏伯夏衰遷于舊許

韋昭國語注

楚之先

也左傳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是也

關龍逢

終古附

關龍逢事桀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
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
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
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反朝桀囚而殺之

韓詩博物志桀外傳為長夜宮

于深谷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又為石室瑤臺關龍逢諫桀曰
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亡以為龍逢妖言而殺之符子
桀觀炮烙于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天下若之而君為樂
臣觀君之冤非冤也尉危石也君之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
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曰子知我亡而不自知其
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我不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

生休我以炮烙乎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桀迷惑暴亂愈甚

終古乃出奔商湯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

法之臣自歸于商

呂氏春秋

論曰當太康之滅德也權奸縱欲轉竊迭乘夏以不祀區區萌
孽微寄緡軀殆哉伯靡間關四十年收餘燼理織緒卒滅凶暴
續絕統剝之无咎敦復見微靡以人也而得天乎洎夏運告終
龍逢懇懇以一木支吾固無及矣

夏后妃傳 塗山氏

啓母塗山之女夏禹之妃也曰女嬌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啓既
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塗山氏獨明教訓啓化其

尚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三

尚史
德卒致令名列女傳

夏諸子傳 啟五子

附 觀扈

五子帝啟之子太康之弟也逸其名太康逸豫滅德畋于有洛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五子御其母嫫于洛之汭哀怨而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

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

可追尚書啟子又有觀扈者左傳夏有或作五觀國語堯有丹朱

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太康昆弟太康失國昆弟五人湏于洛汭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征之武觀來歸○按五子能道祖訓蓋亦賢者安得與姦子並數五觀當是觀扈非五子也韋說誤

論曰或以五子之歌後世擬為之然媿媿中道浸淫典謨忠厚愷切怨而不怒孤臣孽子情固然也迨夫伯靡戮力于杼奮戈彼五子者或猶及見之耶抑隨帝相而灰滅耶

夏逸民傳 卞隨 務光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三

卞隨務光莫得其終始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伐桀刻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平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謾我以為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

莊韓非子湯伐桀子而恐天下言已

貪也讓天下于務光恐務光之受之也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于子務光因自投于河○諛辭誣聖

論曰隨光畢節凋廬或有之亦夷齊之嚆矢耳然世不甚稱之太史公曰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可少概見何哉蓋亦疑其無也

夏逆臣傳 羿 浞

有窮氏羿夷其氏也國于鉏又曰鉏羿未詳其所出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鋤為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于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常與吳賀北遊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

而媿終身不忘帝王楚辭注河伯化為白龍游于水旁羿射之世紀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天帝曰使汝深
 守神靈羿何從得犯今為蟲獸射固其宜也又曰羿獵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又曰羿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隨巢子奚祿山壞天賜玉珎于羿遂殘其身以此為福而至于禍
 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崩子相立杜預左傳注羿自鉏遷于窮石
 因夏民而代夏政號曰有窮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
 羅伯因熊髡龍圍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者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棄之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施惠
 于外愚弄其民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
 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帝王世紀足殺羿于桃梧楚辭注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浞因羿室生豷及豷帝王世紀豷多力能陸地行舟恃其讒慝詐

偽而不德于民使豷帥師滅斟灌及斟尋滅夏后相紀年二十六年浞使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處豷于過處豷于戈后緡方娠歸于有仍生少康夏臣伯靡收二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豷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左紀年甲辰年伯靡伐浞傳少康使女艾伐過殺豷
 乙巳年伯子杼滅戈伯靡殺浞楚辭注浞娶純狐氏女眩惑愛之與浞謀殺羿浞娶羿妻而生豷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以殺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墮而墜又曰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女岐為之縫裳于是共舍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斷之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
 商諸臣傳

仲虺

仲虺一名萊朱又名仲噩奚仲之後薛之皇祖也書左傳摯疇

二國亦其後國語摯疇之國由大任韋昭注曰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當唐虞之際九州隔絕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奚仲乃撓曲為輪因直為轅駕牛服馬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埴以備器械新語夏時奚仲居薛為車正左傳及夏末仲虺為湯左相以湯既放桀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攸徂之民室

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尚書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大戴記

伊尹 答單 伊陟附

伊尹名摯面無須糜荀子力牧之後帝王世紀生于空桑空桑城在開封陳留縣南上古人皇氏十九代孫空桑氏之都呂氏春秋伊尹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甚為大水身日七為空桑有先氏女居于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媪人養之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伊水有莘氏命之曰伊尹春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三使往聘故就

湯而說之子孟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史劉向別

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

品圖畫其形呂氏春秋伊尹長而賢湯聞之使人請之有伊氏

有伊氏不可湯于是請娶婦為婚有伊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

湯得伊尹被之于廟燭以燿火爨以犧豕明日設朝而見之說

湯以至味墨子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

為三公韓非子湯至聖伊尹至智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

俎為庖宰昵近親習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新語伊尹負鼎

屈于有莘之野帝王世紀伊尹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鶡冠子

伊尹酒保為世師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

女鳩女方作女鳩女方史尚書大傳伊尹去湯適夏聞夏人飲

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間居深聽樂

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入告于

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羣臣相

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

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

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

矣桀以為妖言于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伊尹相湯伐桀升自

阼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腹俘厥

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女鳩女方典書呂氏春秋湯欲令伊尹

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

琰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

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

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

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

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于國

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說苑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

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

三言反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二說謬湯乃踐天子位湯有旱災伊尹

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之書又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

無于四方以賑救之民以不困紀大葉興土功也使修脛者跖鏹

強脊者負土眇者準偃者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淮南周書湯子謂伊尹

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今吾

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其為四方獻令伊尹于是為四方令曰

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髮文身請令

以魚支之鞞口鮒之醬鮫敵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

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璵璠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

西崑崙狗國思親枳巴關耳貫骨雕題離邱漆齒請令以丹青

白旄紕蜀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畧

貌胡戎崔甸奴樓煩月氏熾犁其龍東胡詩令以橐駝白玉野

馬駒駱駝馱馱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丁之弟外丙立外丙

崩弟中壬立中壬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

孫也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康成注肆命者陳政教

之法度也帝太甲既立年更記作三年誤不明暴虐不遵湯法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伊尹攝行政當國帝太甲居桐宮

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

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

太甲稱太宗史記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

沃丁以三公禮葬之祀以太牢帝王括地志伊尹墓在洛啓單

遂訓伊尹作沃丁序書啓單為湯司空作明居民之法也融馬

史記說苑湯嘗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注知之有道乎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

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

度而任已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

尚史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夫矣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湯曰其相去何如對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于
萬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者不失
四時通于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于地利者也故九卿之事常
在于德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去取與民同利通于人事者也
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專
其賞忠政強諫而無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故列士之事
常在于義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湯曰所以立之者何也對
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
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
不失外
內如一 子伊陟爲帝太戊相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
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于廟伊陟讓作原命
論曰士君子無所遇知文龍斑豹沒身焉耳乃有莘假媵君臣

史記

有孚遇也暨乎嗣君不惠宅桐居憂又其變已然湯伐尹放卒
資口實于季世唯聖啟盜蒙莊喻之悲夫至于放桐自立殺尹
立陟竹書繆紀又不足辯也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太
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
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社
預曰此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巫咸 臣扈 巫賢 甘盤

巫咸臣扈佐帝太戊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尚書伊陟贊于

巫咸作咸又四篇篇書巫賢巫咸之子也佐帝祖乙殷復興甘

盤武丁所舊學者蔡沈書傳並爲殷賢臣史記正義巫咸及子賢冢
在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

上蓋吳
人也

傳說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七

傳說身如植鱸荀子嘗為胥靡築于傅險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廼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史墨子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以其得之傅險故曰傳說帝王世紀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尚莊子天道可傳而不可得得而有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祖已 祖伊

祖已事武丁武丁數祭以徼福會彤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雒武丁懼史記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尚書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史記又曰武丁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說誤祖已之後曰祖伊孔安國注當帝紂之時西伯以黎為不道舉兵伐而勝之祖伊恐紂惡不悛勢必及殷乃自其邑奔告于王蔡沈書傳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論衡紂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

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亦虞天性不
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命王其如
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尚書
論曰殷道中興乃緣寤寐以假權精誠感孚理有或然者不然
而泥首胥靡版築終老說亦細夫等夷焉耳祖伊言切而婉姑
容暴主然與龍比爭烈可也

孝已

孝已者武丁之賢子也其母蚤死武丁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

天下哀之帝王世紀

微子

微仲附

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啟母賤故不得嗣呂氏春秋紂同母三人長曰微子次曰仲衍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母生微子與

仲衍也尚為妾為妻而後生紂紂父母欲置微子為太子太史
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史記痛殷之將亡

乃謀于箕子比干蔡沈書傳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

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
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
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
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

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
 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
 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
 顧行遯尚書微子遂亡史記紂殺王子比干微子曰父子有骨肉
 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太師少師乃勸微
 子去遂行○微子去在比干諫之先既云紂殺比干又云太師
 少師勸周克殷武王封紂子祿父以續殷祀祿父叛周誅成王
 行說誤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國于宋
左傳僖六年蔡穆公將許
伯公以見楚子許男而縛街壁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封
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
 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殷本紀微子數諫不
 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剖比干箕子懼詳狂

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宋世家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而縛左牽
 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按微
 子與太師少師謀去止此太師少師者箕子比干也太師少師
 持祭樂器奔周者殷之樂官也微子牽羊把茅或如左氏之說
 若夫持器造門則由太師少師混一而誤也史二說自戾當從
 殷紀微子仁賢故殷之餘民其愛戴之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
 為正微子
史家語微子弟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貽而立衍是也新語
微子
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鳴
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釋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之親戚或以為諸父或以為庶兄為紂太師史記
 索隱司馬彪云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
 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庶兄
 彼為象箸必為玉楮為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

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史記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

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

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

以醉而不知韓非子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

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

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史古今樂錄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為墟乃作歌曰嗟嗟紂為無

記道殺比十嗟復重嗟獨奈何漆身為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

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後傳以為操

韓詩外傳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

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武王既克殷命召公釋其囚箕子不

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封之尚書大傳箕子因教以禮

義田蠶置八條之教漢書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

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相盜者男没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

之嫁娶無離音義八條不具見遂乃邑無淫盜後漢書不夜扃回顧

薄之俗就寬畧之法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後漢書箕子既受周

之封不得無臣禮十三祀來朝尚書大傳武王訪于箕子箕子為陳

洪範尚史記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

書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克殷後

二年誤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

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

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

殷民聞之皆流涕云史杜預注梁國蒙

比干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史記為紂少師見紂淫泆乃歎曰主
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
君有過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韓詩外傳乃直諫紂怒曰吾聞聖
人之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史記括地志比干墓在
論曰嗟乎殷之亡天也有微子而不得嗣有箕子比干而不得
其君仁聖比肩曾無救于亡謂非天乎殊行歸仁君子蓋傷之
已微子去者去其位耳若夫抱器適周跡鄰于叛宋世家武王
其祭器造殺身章惡短知貽譏中論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
于軍門于軍門殺身章惡短知貽譏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
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知自免也
所論非中吾無取焉

彭咸 老彭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楚辭注又老彭亦殷賢夫
夫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魯論又曰昔老彭
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
以德行不任以言大戴記老彭與彭咸為一人二人未詳

商容

商容殷之賢人也百姓愛之紂廢之不用史記武王既勝紂師
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怒威

自信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矣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
 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見武王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
 相副是以知之帝王世紀遂自亡樂記武王克殷反商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武王入殷
 命畢公表商容之間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歸項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
 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况在者乎王之
 于財也聚者散之况復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復
 徵乎尚書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
大傳能遂去伏于大行及武王克殷欲以爲三公容辭曰

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也
 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君子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
 誣能矣

膠鬲

膠鬲紂賢臣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于殷武王伐殷
 至鮪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
 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
 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
 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
 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
 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因

戰大克之呂氏韓非子周有玉版紂使膠鬲索之文王不予春秋費仲來求囚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商逸民傳 伯夷 叔齊

伯夷叔齊春秋少陽篇姓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風俗通姓墨胎氏 孤竹君

之二子路史孤竹君炎帝之後姜姓之國呂氏春秋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父欲立叔齊其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

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仲子史列士傳讓與異母弟伯僚 伯夷叔齊目

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非其友不友

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

民之所止不忍居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孟子及至西伯卒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

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按武王立九年而觀兵十三年而伐殷父死不葬說誤 以臣弑君

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

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

兮命之衰矣史記或告伯夷叔齊曰亂子謂祿在邶父師謂箕在

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燭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

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

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下

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
餓而死汲冢古史攷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
書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列士傳夷齊
采薇而食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
奈何二人遂不食薇餓而死呂氏春秋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西行如周至
于岐陽則文王沒矣武王即位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而與
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于四
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
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
牲埋一于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諱
異乎哉此非吾所為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
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
與為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
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
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
天下開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
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論語

殷長者 二虜 附

殷長者殷之逸民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
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知之矣此君子
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恐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
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武王勝殷又得二虜而問
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虜
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
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武王避席再拜之呂氏新序武王位殷得
春秋二大夫而問之曰

殷國將亡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
子大者如箕嘗六月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一人對曰
非大妖也殷之大妖三十六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虎毒剖
人心喜殺孕婦以信為不信以誣為真以忠為不忠忠諫者死
阿諛者賞以君子為下以小人為上以佞辯為相以女子為政
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喜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
雨不避寒暑喜修治池臺日夜無已喜為酒池肉邱牛飲者三
千人飲之以金鼓坐起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聽護用譽無功
者賞無德者富所愛身制禮令無禮儀無聖人無賢士
無衡概斗斛尺寸錙銖有罪赦無罪誅此殷之大妖也

論曰太史公聞采薇之歌曰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
餓死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斯言也有所激耳若夫八百會
同而二人叩馬所持卓然固萬世之經采薇而死含笑得天夫
何怨哉泰伯讓周比干殉殷夷齊兼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偉哉

商佞倖傳 崇侯虎 費仲 飛廉 惡來

王子須 雷 開 左強附

崇侯虎崇封邑虎其名也事紂紂以西伯昌九侯

一作鬼侯九 如字鄒誕生

仇鄂侯一作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怒

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

崇侯虎知之以告紂且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

於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

淮南子文王砥德修政紂聞而患之 曰子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

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 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 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 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囚文王於羑里 閱天之徒求美女奇物

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征伐曰譖西伯者

尚史

軒轅五帝夏商諸臣列傳卷一

七

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作豐邑

史記

費仲紂佞臣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任之為政

史記

費仲說紂曰

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焉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

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于地昌人

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

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

勸下也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

韓非子

飛廉亦佞臣惡來者飛廉子大業之苗裔飛廉善走惡來有力

晏子春秋

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並殺惡來

史記

驅飛廉

於海隅而戮之

孟史記武王伐紂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子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

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

遂葬于霍太山○處父蜚廉字也又有王子須者務為諂諛使

其君樂須臾之樂忘終身之憂棄黎老而用姑息

尸子

又有雷開

左强大抵皆佞臣也

楚辭注雷開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淮南子紂為無道左強在側

論曰語有之犬善舐狐善伺讒慝相濟醜顏哆口少不察鮮不

入之是以三仁與羣小竝立而卒不勝也悲夫

且為子卒為仁

武王立周公常輔翼之用事居多武王十一年

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三年伐紂至牧野

周公把大鉞召公

把小鉞以夾武王誓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

武王曰自今及天不可言公而

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作豐邑
費仲討伐侯善謀好利厥人弗親紂任之為政
西伯昌賢有也說之請侯附焉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
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于地昌人
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
人之具以三才與羣小並立而卒不類也悲夫仁義者上所以
篇曰善有之夫善於德善同類善類歸德類也口也下察類不
是德大於智也君也而佳之非南王其類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其善樂與與之樂也然良之憂樂樂夫而取故其子又齊齊問
道義于雷太山○與父是無字也又亦王子賤昔齊魯諸侯
父下與類也而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作豐邑

尚史

李鐫鐵君甫纂

列傳二

周諸臣傳

周文公

周公旦者文王子也

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為仁

異于羣子及武王立周公常輔翼之用事居多武王十一年

史記

作九年下十三年作十一年今遵經

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三年伐紂至牧野

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紂自焚死周公把大鉞召公

把小鉞以夾武王繫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

尚書大傳紂死武王皇皇若天

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茸餘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

尚史

周諸臣傳卷二

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武
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母故
母新惟仁之親武王曠乎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蔡傳之以續
若天下之已定也說苑同

殷祀封周公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
王史記周書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嗚
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
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實大夫免列
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口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立縣
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開修道五里有郊十
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闕人易資舍其委市有五均早
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獨寡惟政所先民
有欲畜發令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閭災相恤資喪比
服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成為
長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口耘男女有
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
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
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

人以教用兵立鄉社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茅與樹
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
若其凶上陋民賤食貴貨是不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口工匠役
工以政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
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闕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
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口無窮乏則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
政其凶陂溝道路藜苴邱墳不可樹穀者以材木春發枯槁夏
發榮葉秋發實蔬冬發新烝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
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且聞禹之
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
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
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序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
財既成放此為人此為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禽獸
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歛農
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
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
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既克商
知其極有宜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二年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

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
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
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
鬼神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
念予一人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尚書武王崩
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家語武王昔
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為天子七年荀子
周公屏成王而反武王履天子之藉負宸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康成注
周公攝王位以明堂禮儀朝諸侯也不于宗廟避王也天子周
公也為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周公于前立也史記淮南其說
並同○按周公朝諸侯天子負斧依所謂天子者成王也蓋謂
負成王而朝諸侯也漢儒說禮傳會為多而鄭注管叔及其羣
直以天子為周公大乖事理家語攝政其說為允

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
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鄭氏詩傳周公以管
蔡流言辟居東都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

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周公居東二年秋大熟未獲天
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
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
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尚書絕

書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于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一年天暴

風雨樹木盡偃成王大恐及發金滕之櫃蔡周公之冊知周公

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漢孔氏以居東

為東征非是史以周公卒後發金滕書亦誤史記成王病周公

祝于河曰干命者且也亦藏其策于府及人讒周公周公奔楚

成王發府見書乃泣反

周公說尤誤今併正之

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淮夷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史尚書大

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

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祿父

及三監叛韓詩外傳客有見周公者應之于門曰何以道且也

客曰在外言小在內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

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

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

之說周公善聽不

言之說說苑畧同

康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王命康叔歸

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書○按

武王時封于衛成王伐管蔡復以殷餘民

益封之史作唐叔非是歸禾嘉禾篇亡

東土以集周公歸報

成王而淮夷徐戎及奄又叛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東伐淮夷殘

奄作成王政遷其君薄姑作將薄姑成王政將薄

姑篇亦亡

成王來自奄

至于宗周周公作多方以誥戒殷民按多方者殘奄後之誥多

士者營洛後之誥也多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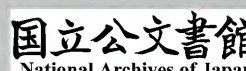
曰王來自奄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多方曰爾乃自時洛邑無一

語及新營多士曰周公初于新邑洛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其先後本文明確可據也又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知

之先多士在多方之後也尚書大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故通鑑前編亦序殘奄于東征之後今並多方正之成王七年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召公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成王長能聽政于是周公乃還政成王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滯佚作無逸以戒成王史記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
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
久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大小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誣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
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

于茲尚書又作文王大明縣之詩詩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作周

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

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括地志周公墓

十三里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史記謚曰文尚書大

畢原上將作禮樂優游三年不能作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小作恐不能

揚父祖功德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諸侯率其羣黨各

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道之以禮樂乎然

後敢作禮樂淮南子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

王之業履天子之藉聽天下之政負宸而朝諸侯誅黨斷制無

所顧問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藉致政北面委質而臣

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

以應時矣鬻子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于政也知善不行

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君子之戒也

論曰公以懿親弼亮左右功施爛然至其攝政不疑居東不懼

謂非盛德何以堪之雖然天不右周風雷闕警囂囂讒口公亦靡所稅駕已夫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

古史考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丁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史記索隱尚是其

名牙蓋其字

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東夷之士

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

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

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

說苑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治

古史考

呂望嘗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聞周西伯賢又善養

老乃往焉以漁釣奸西伯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忿脫其衣冠上有農

人者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而王者之輔也

于是西伯獵果遇呂尚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

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

曰太公望載與俱歸以望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

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于渭陽非龍非虜非

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至是乎史編曰編之太

祖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于此文王乃齋三日田于渭陽卒見

太公作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

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有似太公

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

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之太公曰緝微餌明小魚食之

緝網餌香中魚食之緝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于

緝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

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王拜曰允哉敢不
受命乃載以俱歸立為師抱朴子文王遇呂尚桑陰未移而知
其足以師楚辭注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又曰或言周文王夢立
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
之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歸以為太師史記或曰呂尚處士
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
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盡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
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
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
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說苑望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
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西伯曰善曰宿善不祥于
是發倉粟賑孤 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
獨以望為師 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十一年欲脩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
曰蒼兕蒼兕索隱一作蒼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王充云
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

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史記此下曰與太

乃十三年伐商作蓋孔壁書未出公作此太誓太誓

而太史公遵武帝時偽太誓耳 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師尚父彊

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論衡武王伐紂卜之而龜兆占者曰

武王從之卒克紂馬尸子武王伐紂魚宰諫曰歲在北方不北

征武王不聽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邱楮折為三天兩三

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

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兩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

修武勤兵于寧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

兩輜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兩輜重車是洗濯甲

兵也又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

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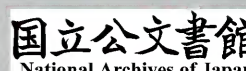
徵羽此真正聲也萬物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

敵人之壘九百步徧持律管當其來甚
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
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
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
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
音皆
有外侯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
人驚動則聽之聞袍鼓之音者角也見
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牙戟之音者商也
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
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太公金
匱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
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
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
知天者不怨天知已者不怨人先謀後
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
受其殃非時而至是謂妄成故夏
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
十三年正月甲子至牧

野作泰誓伐商紂紂師敗績紂登鹿臺自焚死史記作追斬紂今正之明
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
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
封比下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

多記史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

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
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
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
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
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
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
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銘焉大戴禮記平殷還問太公

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

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於是封師尚父於齊營邱師尚父

受封留為太師禮注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

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

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

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使魚鹽之

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按金滕終始具載二公孔穎達

疏云周召與太公為周三公是史記東就國之說未為得也呂

氏春秋太公封于齊周公封于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

以治國太公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刑

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說苑伯禽與太公俱

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曰尊賢先

疏後親先義後仁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

年伯禽來朝周公曰何治之難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此

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韓非子太公東封于齊齊

東海上有狂喬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耕作而食掘井而飲無求于人也太公至殺之以為首誅周公

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曰先王之所

以使臣民者爵祿刑罰也今不足以使之望當誰為君乎今有

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

之不左右之不右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是以誅之春秋繁露

營蕩為齊司寇太公封于齊問以治國之要對曰任仁義曰任

仁義奈何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曰愛人尊老奈何對曰愛

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及周

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師尚父曰東至

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

征伐為大國蓋尚父之卒百有餘年史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

禮皇覽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十里說苑武王問于太公曰治

記國之道若何對曰愛民而已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

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又問

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

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上無淫
慝下不陰害官無腐蠹之蔽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
又問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曰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也
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又問曰得賢敬士或不能治者何也
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也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
不必敬曰其爲國如何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
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又問曰舉賢而危亡者
其失安在曰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曰好用小善者
何如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忠臣以誅死于無罪邪臣以譽
賞于無功其國見于危亡武王曰善今日聞誅譽之情矣新書
師尚父曰吾聞之于政也天下曠曠然一人有之萬民藜藜然
一人理之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紀之使之宜處而久之故
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
曰受命矣又曰昔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
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論曰易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方呂尚之屠釣殷墟槃桓困約
何其劣也及合德一朝垂老傅翼遂以建周啟齊居貞之效與
若乃建堂堂之旗扶義而東置有禮覆昏暴固其宜也說者陰
謀譎智歸諸道家誣矣世所傳太公兵法韜畧庸鄙牽合不足
錄所著有子牙子

召康公

召公奭周同姓姓姬氏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留爲周太保
史記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既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
○按書旅葵篇當在武王時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
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
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尚書武王崩成王立召
公欲退老厥邑周公留之作君奭蔡沈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
不說周公作君奭史記周公踐阼召公疑之不說周公周公作
君奭召公乃說馬融注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大平不宜復列
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孔穎達疏周公既攝政留
在臣職當時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惑○序意不明
致諸說雜糅按書本文曰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又曰祇若茲往敬用治詳其語意蔡說得之成王
將蒞政召公作公劉之詩戒以民事又作河酌卷阿以戒之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洛誥書惟二月既望越
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
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通鑑前編以多士
殷之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通鑑前編以梓材當在此下為告庶
辭下為告侯甸男邦伯之辭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
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厥終智歲瘵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
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玉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
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苾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曰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
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
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
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尚書成

王崩召公受顧命立子釗是為康王當成王時陝以西召公之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召公卒論衡召公年八十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

甘棠之詩史記謚曰康韓詩外傳昔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于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說耕桑倍力以勸其後在位者不恤元元百姓困乏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說苑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論曰召為保相三王觀其所陳戒溯洄道原所存亦差聖一問耳或于君奭之篇謂以爵位拂中燭火視日猶盲論夫葛氏曰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君奭以諭之

辛甲

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別錄武王時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喪并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左傳及成王立武庚叛周公東征已勝殷將攻商蓋

辛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韓非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漢書

散宜生 閔天 太顛 南宮括

散宜生散氏宜生名孔氏人物表女皇堯妃散書傳宜氏女則散宜為氏 文王為西伯時

宜生與太顛閔天荀子閔天之狀面無見膺 鬻能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崇

侯虎譖西伯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宜生與閔天之徒患

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

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

赦西伯史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驄身朱鬣難目

記者陳于紂庭紂出見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趨而進曰西蕃之臣昌之使者淮南子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羅青犴白虎文

皮干合以獻因費仲而通紂說乃免其身殺牛賜之 及武王伐紂至于有戎之隧大風折

旆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霧而乘以大

雨水平地而嗇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

卜而龜燭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

衆卒犯三妖而禽紂于牧野說苑散宜生太顛閔天南宮括益皆

逮事文武故周公舉之以勸君奭武王克殷命南宮括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史尚書大傳散宜生閔天南

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望記官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

伯達 伯适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並事文王為虞官國語

文王詢于八虞賈逵注八士皆在虞官其母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春秋繁露時人號為八虞汲冢書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或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南宮括即伯適若然則八虞南宮氏也康成曰成王時人劉向曰宣王時人墓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稱南宮氏

癸度

癸度者武王臣武王嘗問于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于君左右不足友不善于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于汝漢

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定矣管子

史佚

史佚即尹逸亦曰史逸武王克殷既入即位于社南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皇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遂命史佚展九鼎保玉史記成王時為少師賈誼新書王問政于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

尚史
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
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
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
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
其無懼也說苑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史記墨家有尹佚二篇漢書

君陳

君陳者成王之臣也初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親自監之
周公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作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
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
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
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
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
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尚書

君牙 伯冏

君牙伯冏書序史記並作伯冏皆穆王臣穆王以君牙為大司徒作誥曰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以伯冏為太僕正作誥曰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

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
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
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
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
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
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壞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王
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夔憲尚書

祭公 祭公謀父

祭公周公之後祭公事昭王昭王南征濟漢船人以膠船進王
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帝王世紀其後祭公謀父
爲穆王卿士穆王將征犬戎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
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罷用明利害之鄉
以文修之使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
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我先王不密用
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

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
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
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訖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
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
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
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
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
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
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

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
之終也夫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
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率舊
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
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國語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
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宮左傳
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王若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
虔在位旻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
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

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勗宅天命
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
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于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
維有若文祖周公暨烈祖召公茲申于小子追學于文武之蔑
周克寵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我亦維有
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大勲宏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寮乃
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公
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
之維武王大尅之咸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

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雖武王申
大命勗厥敵公曰天子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
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后稷之受命
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嗚呼天子三公
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
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
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
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
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
芬芬厚顏恐醜時維大不弔哉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

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嗚呼三公維予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黨言周其後世見書地理志

呂侯

呂侯為穆王相康成引孔安國書書說傳為司冠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王曰

若古有訓蚩尤為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禁禁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舜也哀矜庶戮之不辜服虐以威遏

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棊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皋陶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棊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

尚史

周諸臣傳卷二

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

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
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
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尚史記呂作甫曰諸侯有不
書睦者言于王作修刑辟
論曰昭王隕漢穆不伐荆而伐戎不亦謬乎謀父具老成之見
進典謨之辭雖不及此君子多之王道微缺蔑德尚刑呂刑之
所由作也然哀矜惻怛三致意焉猶得夫忠厚之遺也論者以
尚古五刑無贖然疑而後赦非不疑而得贖也罪疑惟輕亦其
遺意歟

召穆公

召穆公名虎康公之後為厲王卿士厲王無道召公傷周室大
壞作蕩之詩以刺之

詩序以民勞亦
序穆公所作

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

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
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
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
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
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國語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瑯厲王太子靖史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韋昭注厲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為共伯和說事號曰共和紀年魯連子並以共和具厲王紀十四年厲王死于瑯太子靖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

風諸侯復宗周史記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公營謝以居之又命平淮南之夷疆理其地錫召公以圭瓚秬鬯山川土田焉詩序卒謚曰穆

芮良夫

芮良夫芮伯之後為厲王大夫厲王無道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

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
爲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
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
時惟王之患其惟國人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不
存焉變之攸伏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
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
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
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于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周書
厲王說榮夷公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
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

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
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
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
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
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
不享王流于莒國語良夫賦桑柔之詩以傷悼之詩其後世見序地理志
論曰厲王弭謗乃良夫直諫無所顧慮專利爲盜殆危言哉竊
之難召公殺子以脫天子且曠紀十有四年諸侯無變天位卒
定非公忠之至鮮不敗者是故危難驟臻確乎不拔迄以人定

